

音韵学教案

胡安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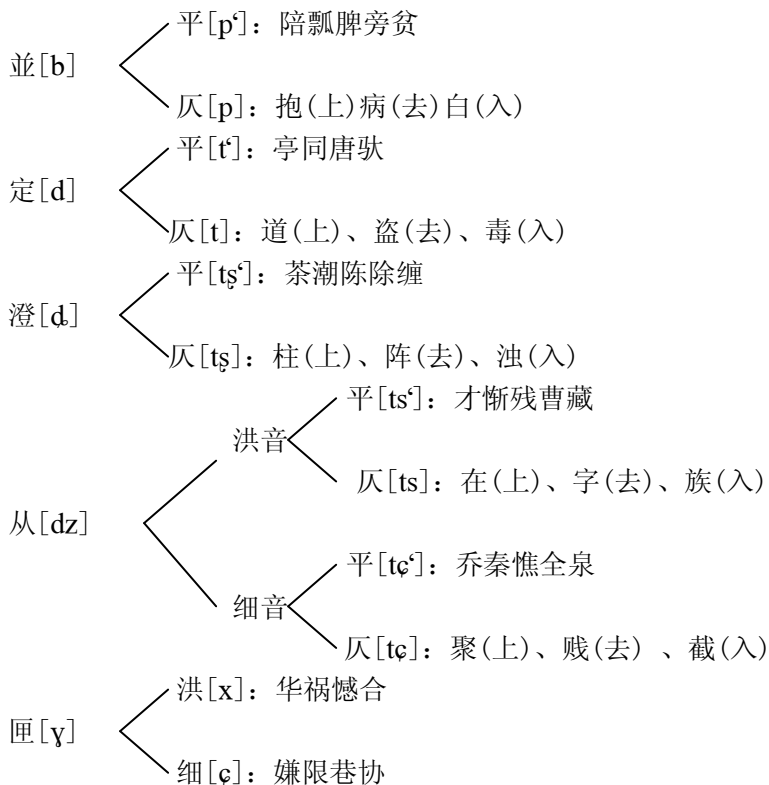
第八章 从中古音到北京音的主要变化

第一节 声母和韵母变化

一、声母的主要变化

(一) 全浊声母的清化

中古汉语的声母共有三十七个，其中並(奉)、定、澄、从、邪、崇、俟、船、禅、群、匣十一母为全浊音，这些全浊音到了《中原音韵》时代全部变成了清音声母。全浊音变为清音时因受到声调的影响而发生了分化：其中塞音和塞擦音受平声的影响一般变成了送气音，受仄声的影响一般变成了不送气音；全浊擦音的变化更复杂一些。例如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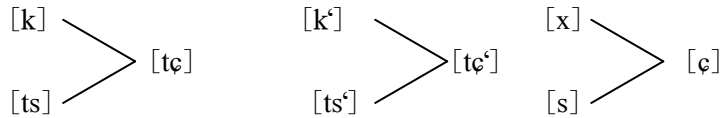
(二) [f]的产生

[f]的前身是《切韵》时代的帮、滂、並三母，到了北宋初年的三十六字母时期，逢合口三等韵及流摄开口三等韵的帮、滂、並分别变成了非、敷、奉三母。此后帮、滂、並只与

开口一二三四等韵及合口一二四等韵拼合；非、敷、奉三母则只与合口三等韵和流摄开口三等“尤”“有”韵拼合。元明时期，随着全浊音的消失，非、敷、奉三母和流并变成了[f]，反映这一重要变化的文献材料是原周德清的《中原音韵》和明兰茂《韵略易通》中的《早梅诗》。根据以上情况可以看出，非、敷、奉三母基本上受合口三等韵的影响而产生的，[f]母的正式出现是在元明时期。

(三) [tɕ]、[tɕʰ]、[ɕ]的产生

[tɕ]、[tɕʰ]、[ɕ]这三个声母大致产生于清初稍后的时期，因为在清初的《五方元音》中[tɕ]、[tɕʰ]、[ɕ]尚未出现(如“剪”[ts]母字有：精尖尊钻；“金”[k]母字有：京坚根干)。此三母各有两个来源，即《中原音韵》中的[k]、[kʰ]、[x]与[ts]、[tsʰ]、[s]：



其产生的具体原因是这样的：舌根音[k]、[kʰ]、[x]与齐、撮呼韵母相拼，受[i]、[y]韵头或韵母的影响而发生了腭化，腭化后舌位前移，遂变成了[tɕ]、[tɕʰ]、[ɕ]。例如：

见：姜[kian]→[tɕian] 溪：去[kʰy]→[tɕʰy] 群：乾[kien]→[tɕian]

晓：晓[xiau]→[ɕiau] 匣：兮[xi]→[ɕi]

舌尖前音[ts]、[tsʰ]、[s]与齐、撮呼韵母相拼，受[i]、[y]韵头或韵母的影响发生了腭化，腭化后舌位后移，也变成了[tɕ]、[tɕʰ]、[ɕ]。例如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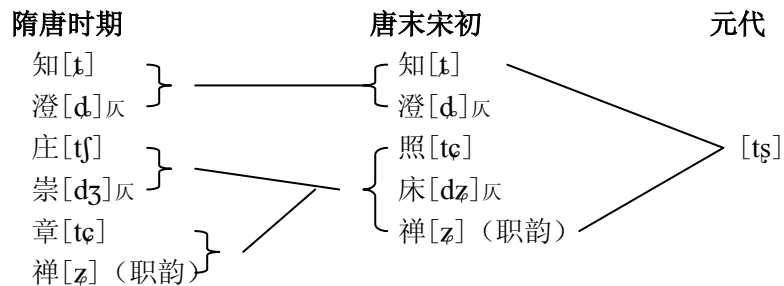
精：将[tsian]→[tɕian] 清：趣[tsʰy]→[tɕʰy] 从：前[tsʰian]→[tɕian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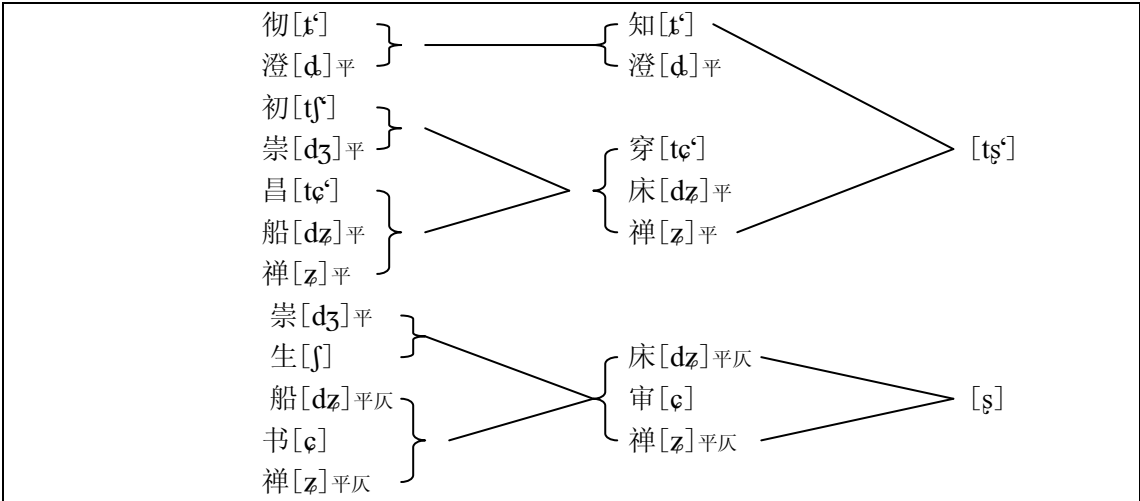
心：小[siau]→[ɕiau] 邪：夕[si]→[ɕi]

变成[tɕ]、[tɕʰ]、[ɕ]后，原与细音相拼的[k]组声母与[ts]组声母便无从分辨。清乾隆八年(1743年)，有人(佚名，一说名存之堂)写了一本叫《圆音正考》(圆音即团音)的书，目的是要教人们如何辨别尖音与团音，这说明当时尖音与团音均已变成了[tɕ]、[tɕʰ]、[ɕ]。现在京剧中还分尖团，南方不少方言中都分尖团，如粤方言、客家方言、闽方言中齐、撮呼字的见组、晓组声母基本上都读作[k]、[kʰ]、[x]，齐、撮呼字的精组声母基本上都读作[ts]、[tsʰ]、[s]；吴方言中齐、撮呼字的见组、晓组声母变成了[tɕ]、[tɕʰ]、[ɕ]，齐、撮呼字的精系声母仍然读作[ts]、[tsʰ]、[s]。在北方方言中，分尖团的地区主要有河北南部、山东东部、河南西南部、陕西中部北部和广西东北部等。这些方言中大部分都是齐、撮呼字的见组、晓组声母变成了[tɕ]、[tɕʰ]、[ɕ]，而齐、撮呼的精系声母没有发生变化(多数方言是部分字的声母没有发生变化)，例如陕西长武、邠县、扶风、郿县一带把董(见)、劫(见)、欺(溪)、孝(晓)四字分别读作[tɕiaŋ̃]、[tɕie]、[tɕʰi]、[ɕiau]；而把将(精)、姐(精)、齐(从)、消(心)四字分别读作[tsiaŋ̃]、[tsie]、[tsʰi]、[siau]。

(四) [tʂ]、[tʂʰ]、[ʂ]的产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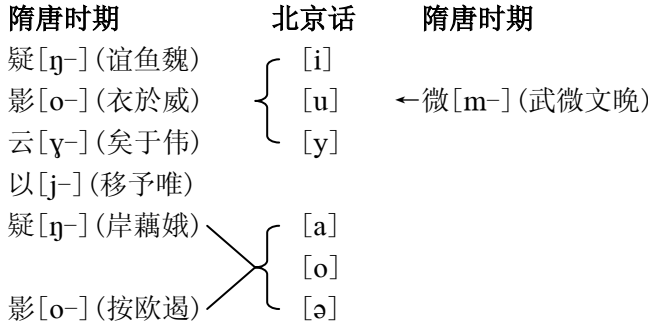
[tʂ]、[tʂʰ]、[ʂ]三母是由中古的知组、庄组、章组声母合流而成，其演变的情形大致是：庄组、章组在唐末宋初之际合并为照组，大约到了《中原音韵》时期，知组又与照组合并。此将这个演变过程图示如下：





(五) 零声母的增加

隋唐时零声母只有一个“影”母，到了现代北京话中，中古的微、疑、影、云(出现于《韵镜》、《七音略》)、以五母都成了零声母。其中疑、影、云、以四母变成了[i]、[u]、[y]三类零声母，微母变成了[u]类零声母，疑、影二母同时又变成了[a] (包括[o]、[ə])类零声母。具体情况如下图：



(六) [v]母 的消失

[v]母 的消失是从清初的《五方元音》一书中反映出来的。该书将声母分为 20 类，以“梆、匏、木、风”等字命名。此 20 个声母中已取消了[v]母，原[v]母字被并进了[o]声母。下面是这 20 个声母的拟音：

梆[p]	匏[pʰ]	木[m]	风[f]
斗[t]	土[tʰ]	鸟[n]	雷[l]
竹[tʃ]	虫[tʃʰ]	石[ʃ]	日[r]
剪[ts]	鹊[tsʰ]	系[s]	云[j] ¹
金[k]	桥[kʰ]	火[x]	蛙[w]、[o] (例字： 文晚恩安)

文、晚二字在《中原音韵》中属于“无”[v]母，《五方元音》将此类字归入“蛙”母，这说明此时“无”[v]母已经消失。

二、韵母的主要变化

(一) 二呼四等变为四呼

中古的开合二呼四等韵到今北京话中变成了开齐合撮四类韵，其演变的情形大致如下：

1. 中古的开口一二等韵变成了今音的开口韵。例如：

¹ “云” [j]母应与“蛙”母合为一类，如果这样处理，则《五方元音》的声母实际只有 19 类。

毛[mɑu] (肴开一) ———> [mau]

茅[mɑu] (肴开二) ———> [mau]

2. 中古开口三四等韵变成了今音的齐齿韵。例如：

联[liæn] (仙开三) ———> [lian]

莲[liæn] (先开四) ———> [lian]

3. 中古合口一二等韵变成了今音的合口韵。例如：

光[kuɑŋ] (唐合一) ———> [kuɑŋ]

关[kuan] (删合二) ———> [kuan]

4. 中古合口三四等韵变成今音的撮口韵。例如：

员[yiuæn] (仙合三) ———> [yan]

渊[uæn] (先合四) ———> [yan]

以上变化只是大致的趋势，实际上每种变化都有不同的情况，主要如下：

1. 开口二等韵逢见组、晓组声母多数没有变为开口韵而变成了齐齿呼。例如：

嘉[kɑ] (见麻开二) ———> [tɕia]

敲[k'ɑu] (溪肴开二) ———> [tɕ'iau]

咸[ɣəm] (匣咸开二) ———> [ɕian]

2. 开口二等江韵(包括上、去、入声)逢知组、庄组声母没有变为开口韵，而变成了合口韵。例如：

椿[tɕŋ] (知江开二) ———> [tɕuaŋ]

撞[dɕŋ] (澄江开二) ———> [tɕuaŋ]

窗[tɕ'ɔŋ] (初江开二) ———> [tɕ'uaŋ]

双[ʃŋ] (生江开二) ———> [ʃuaŋ]

3. 开口三等韵逢知系声母没有变为齐齿韵，而变成了开口韵。例如：

知[tɕie] (知支开三) ———> [tɕɿ]

师[ʃiei] (生脂开三) ———> [ʃɿ]

十[ziep] (禅缉开三) ———> [ɕɿ]

遮[tɕia] (章麻开三) ———> [tɕɿ]

4. 开口三等尤韵(包括上、去声)逢帮组声母(后来多变为非组)没有全部变为齐齿韵，而是多数变成了合口韵。例如：

蜉[biəu] (並尤开三) ———> [fu]

负[biəu] (並有开三) ———> [fu]

富[piəu] (帮宥开三) ———> [fu]

5. 合口一等韵逢帮组声母多数没有变为合口韵，而变成了开口韵。例如：

杯[puɔi] (帮灰合一) ———> [pei]

胚[p'uɔi] (滂灰合一) ———> [p'ei]

伴[buan] (並缓合一) ———> [pan]

门[muən] (明魂合一) ———> [mən]

6. 合口三等韵逢帮组声母(后来变为非组)没有变为撮口韵，其中大部分字变成了开口韵，小部分字变成了合口韵。例如：

飞[piuəi] (帮微合三) ———> [fei]

吠[piuəi] (並废合三) ———> [fei]

妨[p'iuəŋ] (滂阳合三)——[faŋ]

无[miu] (明虞合三)——[u]

7. 合口三等韵逢知系声母没有变为撮口韵，而变成了合口韵。例如：

诛[kiu] (知虞合三)——[tʂu]

锤[diuei] (澄脂合三)——[tʂ'uei]

崇[dʒioŋ] (崇东合三)——[tʂ'uŋ]

专[tɕiuæŋ] (章仙合三)——[tʂuan]

8. 合口三等韵逢精组声母没有变为撮口韵，而变成了合口韵。例如：

纵[tʂiuŋ] (精钟合三)——[tsuŋ]

脆[tʂ'uei] (清祭合三)——[tʂ'uei]

萃[dziuei] (从至合三)——[tʂ'uei]

肃[siok] (心屋合三)——[su]

俗[ziuk] (邪烛合三)——[su]

关于四呼形成的时间，大体可以确定在明代初年。明初兰茂的《韵略易通》(1642年)将《中原音韵》中的“鱼模”部分成了“居鱼”、“呼模”两部，可见其时[y]韵母和[y]介音已经出现。[y]韵母和[y]介音的出现，意味着开齐合撮四呼已经形成(中古的开口细音后来即叫做齐齿呼)，只是还未有其名而已。开齐合撮的名称是清初潘耒正式提出来的，他在其《类音》²中明确用这些名称对韵母进行了分类。

(二) 相近韵母的合并

中古同摄的韵读音比较接近，其中一等韵与二等韵、三等韵与四等韵后来多数都发生了合并，一部分三四等韵与一二等韵也发生了合并。例如：

开[k'bi] (溪哈开一)	}	[k'ai]
楷[k'bi] (溪皆开二)		
薨[xuəŋ] (晓登合一)	}	[xuŋ]
轰[xuəŋ] (晓耕合二)		
披[p'ie] (滂支开三)	}	[p'i]
批[p'ei] (滂齐开四)		
旋[ziuæŋ] (邪仙合三)	}	[ɕyan]
玄[ɣuæŋ] (匣先合四)		

相近韵母的合并是中古韵母大量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(三) [-m]尾韵变为[-n]尾韵

《广韵》中深、咸两摄的韵都属于[-m]尾韵，这类韵共有九个，即“侵覃谈盐添咸衔严凡”。在《中原音韵》中，这九类韵被合并成了“侵寻”、“监咸”、“廉纤”三部。到了明末毕拱辰的《韵略汇通》中³，此三部与“真文”、“寒山”、“桓欢”、“先天”四部合并为“真寻”、“山寒”、“先全”三部，这说明其时[-m]尾已经消失。此将《韵略汇通》的十六个韵目列示如下：

一东洪

二江阳

三真寻

四庚晴

五先全	六山寒	七支辞	八灰微
九居鱼	十呼模	十一皆来	十二萧豪
十三戈何	十四家麻	十五遮蛇	十六幽楼

[-m]尾韵并入[-n]尾韵，这是中古韵母大量减少的又一重要原因。

(四) 入声韵的消失

中古的入声韵有[-p]、[-t]、[-k]三种清塞音韵尾，到了《中原音韵》时，这三种韵尾全部发生了脱落。韵尾脱落后，入声韵即转变成了阴声韵，遂与原阴声韵发生了合并，这种合并是造成中古韵母减少的主要原因。例如：

插 [tʃʰɛp] (初洽开三)	}	[tʃ'a]
差 [tʃ'a] (初麻开二)		
脱 [tʷat] (透末合一)	}	[tʷo]
拖 [t'a] (透歌开一)		
哭 [k'ok] (溪屋合一)	}	[k'u]
枯 [k'u] (溪模合一)		

第二节 声调方面的变化

一、平分阴阳

中古的平声到现代北京话中变成了阴平和阳平两个调类，这个变化在元代时已经形成。分化的条件是声母的清浊，其规律是：(1)清音变阴平，即声母为全清、次清的古平声字，北京话中都读作阴平声⁴。例如：东(端)风(非)吹(昌)衣(影)。(2)浊音变阳平，即声母为全浊、次浊的古平声字，北京话中都读作阳平声⁵。例如：唐(定)时(禅)传(澄)奇(群)、牛(疑)迷(明)难(泥)来(来)。

二、全浊变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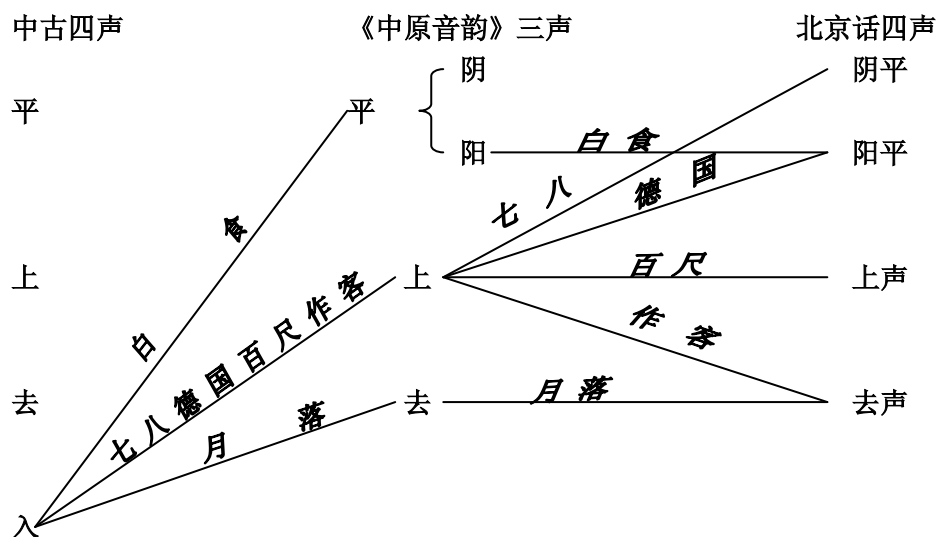
“全浊变去”是指上声而言。中古上声字中的全浊声母字在现代北京话中多数都读成了去声，这个变化至少在唐代末年已经开始。唐末人李涪曾在他的《刊误》一书中批评《切韵》将一些去声字归入上声韵部⁶。李涪所举的例字正好都是《切韵》中的全浊上声字，如“舅”、“皓”等。这些例子说明不是《切韵》将字归错了，而是在李涪那个时代全浊声母的上声字有一部分已转化为去声。北宋以后，这种变化的趋势更为明显。到了现代北京话中，大部分全浊上声字都变成了去声⁷。例如：

父(奉)坐(从)弟(定)跪(群) 巨(群)象(邪)抱(並)柱(澄)

三、入派三声

中古入声韵到元代消变为阴声韵后，其调值受声母清浊的影响也发生了分化：凡声母为全浊音的中古入声字被派入到平声(阳平)的行列，如“白、食”；凡声母为次浊音的中古入声字被派入到去声的行列，如“月、落”；凡声母为清音的中古入声字被派入到上声的行列，如“七、八、德、国、百、尺、作、客”。这种变化称为“入派三声”。其变化规律是：全浊变阳平，次浊变去声，清音变上声。其中派入上声的字最多。从《中原音韵》到现代北京话，

原入声字的调属又发生了一定的变化。具体地说,《中原音韵》派到阳平的入声字今音仍旧读作阳平,如“白、食”。《中原音韵》派到上声的入声字今音一部分读阴平,如“七、八”;一部分读阳平,如“德、国”;一部分仍旧读上声,如“百、尺”;一部分读去声,如“作、客”。《中原音韵》派到去声的入声字今天仍然读去声,如“月、落”。这种新的变化可以称作“入派四声”。其变化规律是,全浊变阳平,次浊变去声,清音变四声。其中进入去声的字最多。此将上述两种变化列成图表以便比较。



最后,我们将中古四声与北京话四声列成一个对照表:

中古四声与北京话四声对照表

中古四声 母的清浊		北京话四声			
		阴平	阳平	上声	去声
平	清	东风吹衣			
	浊	全浊		唐时传奇	
		次浊		牛迷难来	
上	清			好打小虎	
	浊	全浊			父坐弟跪
		次浊			老李有米
去	清				要去应试
	浊	全浊			大病盗汗
		次浊			
入	清	七鸽八鸭	啄折竹菊	百尺铁笔	不必作色
	浊	全浊		独服猾贼	
		次浊			

陕西师范大学网络学院
二〇〇二年九月

